

竖琴

红 路 著

227
391
7

山东文艺出版社

B136/33

81
I227
1891
3:7

作者介绍

红路，原名元鸿禄。1949年9月21日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一个偏远的山村。童年，追随着火车的笛声和铁路工人的家庭，到内蒙的一座小城生活，并读完小学、初中。1969年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两年后，进济南明水汽车配件厂做工，后调《重型汽车报》社工作。

1965年把第一篇诗歌习作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从此与诗结下不了之缘，始终虔诚地在学诗的路上蹒跚，陆续在省内外三十余家报刊发表诗作近三百首，另外还有诗话、散文诗及散文见诸于报刊。

B31.0362

目 次

我是绣江的儿子.....(1)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3)

蓝图

地基

他和他的搅拌机

给塔吊司机

歌乐山情思.....(11)

山间的小路

写在松林坡

致石榴树

瀑思

红心

刑讯洞前

小草唱给太阳的歌.....(21)

泉城的垂柳.....(23)

追寻.....(25)

给一个当过水兵的朋友.....(27)

旱冰场遐想.....(29)

生活的竖琴.....(31)

相识

雨中

断想

丁香树下

山恋

我呼唤着绿灯.....(39)

沉默，为了爆发.....(41)

我是绣江的儿子

象一棵年轻的垂柳，
我，和白杨、荷花一起，
伫立在绣江的源头——
一支百脉泉谱成的歌，
伴着旭日明月不倦地弹奏……

于是，我生命的进行曲，
也在亮晶晶的泉韵里，
从春唱到秋——
每一缕温暖的阳光，
抚绿我刚刚抽出的叶芽；
阵阵轻柔的风哟，
将洁白的柳絮，
连同我绵绵情丝，
带给那复苏的田畴……

是的，曾有过暴风雨抽打，
残冬的冰雪和沉寂，
无情地压在枝头。
但百脉泉却不曾喑哑，
绣江呵，奔流依旧！
我才扩展一圈又一圈年轮，
望着大地上——
汗淋淋的春播，
沉甸甸的秋收……

呵，我是绣江的儿子，
故乡的河水永在心中流——
即使扎根沙漠、荒丘，
我也要呼唤春天，
让生命和诗行，
化作装点江山的绿柳！
只因祖国母亲的一根乳腺，
养育了我的信念与追求……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

蓝 图

中华牌铅笔和丁字尺，
送走了多少清醒的夜？
绘图板曾托起多少次
兴奋的日出？
洁白的底色上，
终于诞生了
一个力与美的精心构思，
一部交响乐纷繁的总谱。

每一条线段，
都要化作铿锵的旋律；
每一个圈点，
都会迸发凝重的音符。
那圆润的弧线上，

将轻松地滑落
流畅、活泼的乐章，
即使最不惹眼的一丝标记，
也预告着明天——
偌大舞台上热烈而壮观的一幕。

搅拌机、砖刀、震动棒，
还有钢筋、砂石、混凝土，
一个声势宏大的乐队，
早已期待着演出。
噢，为加入那磅礴的奏鸣，
电流酝酿着冲击的节奏，
水呵，也积聚奔放的力量，
要伴着脚手架上登攀的生命，
和谐而亢奋地欢呼……

呵，一幅建筑蓝图，
一部心弦上震颤的乐谱。
中国，正夜以继日地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

用理想和信念设计，
用智慧和汗水施工，
一支向现代化进军的浩歌呵，
没有空拍，没有休止符……

地 基

测桩，绷直了
纵横交织的石灰线，
将一幅简洁而有力的构图，
交给不曾摇曳炊烟的土地。

于是，铁镐、钢锹
奏响悦耳的和弦，
推土机强劲的音韵，
赶走一片又一片沉寂。
那古老的夯碓，
伴着汗淋淋的号子，
热烈地震荡——
哦，一支交响乐的前奏，
深沉、凝重、有力！

听不到松散的慢板，
以及三拍子的圆舞曲，
这里的分分秒秒，
 紧凑、欢快，
诗一般浪漫的幻想，
成为凝固的现实。
那昨日失落的叹息，
被永远埋葬了，
今天和明天的憧憬，
在地基上耸立着，
形成特殊的组合体……

为充实大地上
那些没有音响与色彩的空白，
为现代化的立体生活，
充满光明的二十一世纪，
在共和国广袤的地基上，
正庄严地进行
伟大而又艰辛的奠基！

他和他的搅拌机

他，是个爱唱的小伙子
偌大的工地
有了他年轻的歌声
晨风天天踏着舞步走来
最后的一缕黄昏
也在他轻松的吟唱中
迈着四分之三的节拍离去
——哦，他的名字
和歌儿连在一起

于是，连他的搅拌机
也变得那么雄浑那么粗犷
也象个男子汉一样
在冷峻中孕育着炽烈
善于将久酿的情感
化为瀑布般奔放的旋律
——石子、黄沙、水泥
以及他的热辣辣的汗珠

隆隆地搅拌着
岁月，在搅拌中不再沉寂

每当春笋似的楼群
连同悄然增长的民族自豪感
在混凝土浇筑的地基上
庄严地崛起
我们总要奇妙地联想——
噢，搅拌机的轰响
和他晚会上领唱的《建筑者之歌》
竟有着同样神奇的魅力

（正是这神奇的魅力
迷住了工地上那位“公主”——
一个美而高傲的塔吊司机
下班时，姑娘总要挥舞花手帕
那是只有小伙子才懂的旗语）
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
一台音域宽广的搅拌机
和谐的二重唱哟

唱给工地的日日夜夜
而每个深情的音符
都来自时代选择的主题……

给塔吊司机

还是戴红领巾的时候呢
便不止一次地想过——
当紫红色的帷幕
缓缓地拉响如潮的掌声
你，在舞台中心
指挥棒的银光一闪
顿时调动起万马千军……

但，“命运交响曲”给予你的
不是长笛、圆号、双簧管
以及《蓝色的多瑙河》
当第一次登上塔吊
怯生生地俯瞰
心，在悸动和晕眩中
仿佛沉入没有音响的荒漠……

后来呢，你说
是搅拌机震动器的轰鸣
是那裹着烟尘的劳动号子呵
触发了你的灵感你的激情
于是，蔚蓝的天幕下
长长的吊臂波动着
（那是你的金属指挥棒）
一支恢宏的热情奏鸣曲
回响着你生命的追求和期冀

当雄伟的建筑群
这凝固的立体交响
在一片又一片废墟上崛起
我终于相信了你的格言
塔吊司机也决不逊色于
小泽征尔、李德伦或严良堃
——只因你为祖国大地
留下了永恒的作品

83.1.20—4.8

歌乐山情思

山间的小路……

我知道你的沉默里
昨天，始终醒着——
镣铐叮叮当当响过的地方
有紫色的荆丛，也有春的种子
你这舒展的臂弯里
才长出挂着露珠的早晨
花间燃起血光点点
绿，蔓延了山坡……

但，我不相信你的终点
真是魔鬼和死神的领地
——虽然，曾折断歌的翅膀
诗，也被戴上了锁链……

夜的尽头
是太阳痛苦的产床呵
为着浑圆的希望壮烈地诞生
那些告别儿子的母亲
那些母亲养育的儿女
才从未拒绝你执着的选择——
高墙、电网、还有残暴
比活着更壮丽的死亡

呵，民族的一代拓荒人
沿着山间的小路走去了——
一座腐朽的殿堂
在天摇地晃中轰然倒塌
启明星的眸子里
才崛起共和国巍峨的大厦
你，也在每一页心的版图上
深深地，深深地拓下……

写在松林坡

蔡梦慰烈士临刑前，将狱中写下的诗稿趁夜

色抛进草丛，解放后被发现并保存下来……

他，迎着枪口
那乌黑而不再回来的路
从容地走去
——猝然扑倒的瞬间
面对这片生养他的土地
他留下了儿子对母亲
最后一个微笑
最后一个吻……

（夜，被洞穿了
一眼涌泉似的弹孔
汨汨地淌出猩红的血
玫瑰色的黎明）

哦，燃烧的杜鹃花
（那是他播下的笑呵）
在草坪上站起来了
而绿色的风
（是他在呼吸还是长吟？）